



隨意人生—楊鏡生

文：鑄而

楊鏡生，本澳知名書畫家，曾在澳門舉辦兩次個人畫展，參與幾十次書畫聯展；獲文化局頒發“十佳作品”，代表澳門參加“中華情”全球華人書畫世紀大聯展；十多年來，在本澳多所社團和學校教授國畫。筆者慕名求訪，到達位於國際中心的“澳門競新書畫學會”會址。只見一列古式的書架擠在廳堂兩側，旁邊點綴著一大盤畫筆，層層疊般的宣紙堆在走廊一角，佈置簡單得有點隨意。還沒坐穩，房內出來一位年輕人，很禮貌地跟我們打招呼，想必是楊先生的公子了。楊先生從容地道：“這是我們的會址，也是我的家，找個聚首的地方而已，很隨

意！”我們隨意地坐下，也隨意地閒聊起來。楊先生很隨意地為我們拿出一些獎狀和畫冊，一切彷彿事先沒有準備，但又顯得很有條理。楊先生的隨意，把我們腦中感到的中國傳統書畫予人莊嚴、高深的印象一掃而空。



記：楊老師，我們可以怎樣介紹您呢？

楊：我不是一個美術學院畢業的美術教師。我主要教授國畫和書法，算是中國傳統藝術的教育工作者吧！

師承名家

記：原來您不是美術學院畢業，那麼您在什麼地方學畫的呢？

楊：我們生於文革年代的孩子，即使有證書，也沒讀書。當時就連私教、賣畫的行為也不准。我幸好認識了鄰居袁偉強老師，他是中國有名的書畫家。當時單身的他把我視為兒子，義務教我作畫。能夠繼承名師的筆法簡直是上天給我的一份厚禮，從此我便開始迷上國畫。

記：能夠有今日的成就，老師當年的教導對你有甚麼啟示？

楊：老師很隨意地教，不會作太多分析。首先教你用筆，然後示範給你看。不了解的人，以為他沒教什麼，其實他的教學方法主要是讓學生在觀察中學習。我現在也一直用這種方法去教學生。



記：你的學習很有成果呀！

楊：也叫有成果吧！80年代的時候，經濟開放，老師會把我們的畫拿去賣，銷路很好呢。其後在老師帶領下，我的作品又得以參加了由“橋藝書畫會”舉辦的畫展。來澳以後，在報上得悉有書畫比賽，便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去參加，二十多年來戰績頗佳。老實說，當初學畫是為興趣，也不覺得自己畫得好；現在回想起來，應該是我師承名師，筆墨功夫好的關係吧。



記：可否與讀者分享您成功的要訣？

楊：天分當然要有，但畫得好，主要靠用功。首先要把用筆的基本功練好。中國書畫主要講求操練，如梅、蘭、菊、竹等都是一種符號，要熟記、默寫，故臨摹是早期最有效的提高方法；繼而觀察老師的示範，或是多看優秀的作品，吸收別人之長；提高到了一定水平，老師點撥一下便能有所領悟。

隨意的教學生涯

記：什麼時候開始了您的教學之路？主要是教些什麼類型學生？

楊：您參賽獲獎，有了一點名氣，便會有學校和社團邀請您去教畫。1997年起到現在，我先後為政府、社團和學校舉辦過不少國畫班。政府和社團舉辦的興趣班一般以成人和兒童為對象，到學校多數是輔導繪畫的興趣小組，也曾經去代課。

記：在多姿多彩的教學生涯中，您有什麼感受？

楊：感覺很寫意，既充實，又不忙碌。我現在教十多個國畫班，但每天花在上課的時間卻不多；收入不算很多，但足夠生活了。上課的時候，又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學生一起作畫，寓工作於娛樂。

記：有這麼多學生想跟您學習，您有想過在家開班嗎？

楊：也試過，但感覺不好。其實家教更能賺錢，但來學的多數是孩子，他們的求學意欲不強，都是父母要求他們來的。我覺得學習最重要的是個人意志，有教有學才有意思，我還是喜歡

大伙兒圍著學畫
的感覺。



記：有沒有想過找個入室弟子？兒子這麼大了，他會繼承父業嗎？

楊：沒有想過，隨遇而安吧！我自家的孩子也沒學畫。其實家裏什麼資源都有，要學便利得很，但兒子看來沒興趣，我也沒有強迫他。兒子小五來澳，由於英語趕不上，書也沒讀很多，由他吧！最重要的是當個好人，活得自在。

記：在教學過程中，有沒有一些令你很難忘的經歷？

楊：文化局有定期的畫展，每場均設有“入選”作品、“十大”作品等等，評委是外地請來的，不會看重名

氣，也不知道畫家是誰。有些時候，學生的作品入選了，我反而沒有，學生會喜出望外。能讓學生們從中得到鼓勵，更有興趣學習，我也份外高興！有些老師可能會覺得沒面子，我卻覺得沒什麼，學無前後嘛！而且我作畫也很隨意，無論是什麼作品，我總是在課上和學生一起完成，不會精雕細琢，一來隨感興而為，作品更有生氣，又可以讓學生們有一個觀摹示範的機會。

你也想學國畫嗎？

記：您認有什麼條件才能學習國畫？

楊：只要感興趣便可以學！其實所謂的天份人人皆有，看多少而已。有了興趣，其他的便可以慢慢培養。而且學書畫不一定是為了成名成家，可以是一種娛樂，也可以陶冶性情。來跟我學習的學生，甚至我自己，當初學畫畫也不是為了當畫家。

記：如果讀者想孩子學習國畫，由甚麼時候開始進行啟發？如何啟發？

楊：只要能拿筆便可以開始啟發興趣，大約是三歲吧。起初不要強迫他們學習



什麼技巧，讓他看看示範繪畫作品便好，特別是不要強迫他們學習執筆的方法。國畫執筆方法有很多樣式，孩子看多了，自然能模仿出來。家長可以找些畫的片段讓他們自己隨意地看，買些畫具讓他們自己隨意地畫，不要怕畫錯，也不要怕弄髒。但切記不要規定他坐著認真看，我自己便拍了些片段送給有需要的朋友。年長一點的，就讓他們看點畫冊，孩子覺得好看便想模仿，到時候就可以去參加興趣班。



教學生涯點滴

記：您在教學生涯中最大的心得是什麼？

楊：當老師最大的心得當然是看到學生成才時的滿足感。近年民政總署的比賽，十四歲以下組別，連續五年都是我的學生得冠軍，得其他獎的也主要是我的學生。二十多年來，我教出十多位本土的畫家，有的活躍於大小賽事，有的繼續國畫的進修，有的甚至自己開班授徒，把學到的知識再流傳下去。為了有一個聚首的機會，我和學生們更成立了“澳門競新書畫學會”。

記：不知道學會有什麼成果呢？

楊：六十名會員基本都是我的學生，當中有十多人舉辦過一次或多次的個人畫展。我們學會的集體展舉行了四屆，今年將籌備新一屆的集體展。

記：老師對未來有什麼展望呢？

楊：也沒有什麼展望！我不會給自己很偉大的任務，如挽救中國傳統文化、推廣國畫藝術、推動本土文化等。我覺得傳統文化要是走上了末路，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改變；也不敢說自己可以推動什麼，反正我自己教得愉快，學

生學得開心，就很滿足。不過，如果談到願望，我想書畫界全人都希望政府能投放更多資源在文化保育方面，像文化局和民政總署近年舉辦的畫展和比賽，便給藝術發展開拓了空間。

後記

為了一睹楊先生即席揮毫的風采，筆者到婦聯會舉辦的書畫班走了一回。班上十人左右，都是些好學的女性，由少婦到長者都有。大家圍著方桌，全神貫注地看著老師畫畫。楊先生一邊作畫，一邊輕鬆地談笑，氣氛樂也融融。示範完畢，楊先生興奮地為我介紹身後的幾幅大作：“這是學生甲的作品，她只學了一年，就在文化局的選拔中入圍了！”

課後，我趕緊抓著幾位學生聊天，我問她們為什麼來學習，大家都沒說要當畫家，卻不約而同地說：“老師的教學方法很輕鬆，跟老師學畫很開心！”

在楊先生身上，我們總是能感受到一份“隨意”的快樂。訪問途中，筆者問到有關國畫藝術形象的問題，楊先生給我一個“很玄”的答案：“如果沒有上帝，便要創造上帝；如果沒有藝術，便要創造藝術。藝術本來就是人為創造出來的一個虛名，她像我手上的那副眼鏡，戴上眼鏡，什麼都是藝術；脫下來，什麼都不是藝術！”動筆撰稿的時候，筆者一直在咀嚼著這話——觀乎楊先生學畫和教畫之路，也彷彿有一副眼鏡，當中潛藏著許多“似有還無”的影像。脫下眼鏡，什麼都很模糊；戴上去，所見的東西又是那樣的具體！“希望妳的稿子能寫好！”楊先生臨

別時還不忘給筆者親切的勉勵，借此

謝謝楊先生有求必應地接受訪問

的安排及提供大量資訊。在

筆者並不很隨意的整理之

後，期望可為大家捕捉

到楊鏡生先生那“隨意

人生”的神韻。

